

· 读书札丛 ·

《史记》田完、赵衰、赵盾谥辨正

毛远明

名、字、谥、号是史书记人的基本内容之一。《史记》中的谥时有错误，历代研治《史记》者多未予注意，有必要加以辨正。

《田敬仲完世家》：“完卒，谥为敬仲。”陈完谥敬，并不谥敬仲，《史记》所载有误。“敬仲”之称来自《左传》，《庄二十二年》载，陈国内乱，公子陈完逃难到齐国，“齐侯使敬仲为卿，辞。”其人名完，字仲，谥敬，称敬仲。由于《左传》没有明言“敬仲”是谥与字连称，导致司马迁误读，于《齐世家》记为“陈厉公子完，号敬仲”；于《田敬仲完世家》则又记为“谥为敬仲”，谥与字遂相混。

“仲”本是排行，以排行为字，上古有此习惯。以《左传》为例，如鲁鍼巫，字季，称鍼季（庄三十二年）；晋胥臣，字季，食邑于臼，称臼季（僖三十三年）；楚申侯，字叔，称申叔（僖二十八年）；周宾起，字孟，称宾孟。如果名与字连称，则先字后名。郑祭足，字仲，称祭仲，又称祭仲足（桓五年）；齐鲍叔，名牙，称鲍叔牙（庄八年）；周樊皮，字仲，称樊仲皮（庄三十年）；吴公子札，字季，称季札（襄十四年）；楚潘党，字叔，称叔党（宣十二年）。陈完字仲，也是以排行为字。

谥与字连称，先谥后字，是春秋时期称之为常例。如齐之晏

婴，字仲，谥平，称晏平仲^①（襄二十二年）；鲁臧孙许，字叔，谥宣，称臧宣叔（宣十八年）；鲁公子友，以排行为字，称季子，先字后名，称季友，谥成，称成季，谥字名连称，为成季友（昭三十二年）；晋士会，字季，称士季，谥武，又称武季。《宣十六年》：“武季私问其故。”杜预注：“武，士会谥；季，其字。”是也。敬仲自然也是谥与字连称，先谥而后字。

《左传》全书称“敬仲”者凡三人，除陈完敬仲外，还有齐之管夷吾，字仲，称管仲，谥敬，又称管敬仲（闵元年）；齐之高偃，字仲，谥敬，称敬仲（襄二十九年）。此外还有鲁之仲孙阅，字叔，谥敬，称敬叔（昭十一年），与称敬仲同例。

“敬”为美谥。《逸周书·谥法》：“夙夜警戒曰敬。”又，“夙夜恭事曰敬。”“象方益平曰敬。”“善合法典曰敬。”谥“敬”，表明一生行事敬身思戒，处世谨慎，遵礼合法，这与田完的事迹是相符的，如谥敬仲，反而不好理解。《左传》谥“敬”者还有周敬王（昭二十二年），鲁叔弓，称“敬子”（昭三年），显然，“王”、“子”不是谥^②。

司马迁对春秋谥号称谓有失于考索之处，《史记》中与此性质相同的错误还能找出一些。《赵世家》：“赵衰卒，谥为成季。”又，“赵盾卒，谥为宣孟。”正如“敬仲”的“仲”不是谥号一样，“季”、“孟”都不是谥。赵衰字季，谥成，谥与字合称“成季”；赵盾字孟，谥宣，合称“宣孟”。《左传·成八年》：“成季之勋，宣孟之忠，而无后，为善者其惧矣。”《史记》当取材于此。考之《左传》通例，其错误甚明显，应予纠正。

从历史的角度考察，春秋以前，谥号只用一个字；战国后期开始用二字为谥，如赵武灵王、楚顷襄王、魏惠文王之类；到了汉代，则以二字之谥为常则，历史演变之进程也说明“敬仲”、“成季”、“宣孟”等不可能是二字之谥。司马迁是否受了汉代谥法的影响，不免“以今律古”呢？

（下转 287 页）

而非 1237 年。^②还有，《一则》说王思廉“幼从元好问就学于获鹿县境内的封龙书院”，说白朴、李文蔚为王思廉的“同窗”，“都曾就学于封龙书院，是元好问的学生”等，恐怕有点缺乏根据。^③

以上是笔者对《一则》一文的几点意见，敬请批评指正。

注：

①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 10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②《元史·王思廉传》：“延祐七年卒，年八十三。”延祐七年为公元 1320 年，那么王思廉生年应该是公元 1238 年。

③笔者查阅了缪钺先生《元遗山年谱汇纂》、李修生先生《白仁甫年谱》等，没有见到有关元好问在封龙书院讲学以及白朴、王思廉在封龙书院读书的材料。虽说白、王二人都是元好问的学生，但“同窗”就未必了，因为白毕竟比王大了 12 岁。有关李文蔚的材料极少，我们只能从《录鬼簿》中得知他是真定人，曾任江州路瑞昌县尹；从白朴[夺锦标]《得友人王仲常、李文蔚书》词，可知白、王、李三人曾在封龙山同游。仅此而已。至于封龙书院，它在元氏县境内，而不是在获鹿县境内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

（上接第 277 页）

注：

①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“晏婴”条：晏婴“字平仲（一说谥平仲，又说平为谥，仲为字）”，依违不能定，其实谥平、字仲才是正确的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索隐：“名婴，平谥，仲字。”司马贞之说是对的。

②《史记·魏世家》：“魏绛卒，谥为昭子。”魏绛谥昭，加上“子”是表示美称，不应统视为谥号。《赵世家》：“赵武死，谥为文子。”也不恰当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南师范大学文献研究所